

清儒學案

世章



陆
陆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八

天津徐世昌

墨莊學案

墨莊與樸齋竹村世所稱爲三胡者也先世自徽遷涇於績溪爲別族經術相宣如驂斯靳同時說詩者桐城馬元伯長洲陳碩甫鼎峙南中後箋於別擇毛鄭會通經文彌審慎焉述墨莊學案

胡先生承珙

胡承珙字景孟號墨莊涇縣人五歲就傅誦讀倍常見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二十六膺選拔卽以其年中式鄉試嘉慶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轉給事中外授福建延建邵道調補臺灣道乞病歸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專力

著作道光十二年卒年五十七先生少工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而畢生精力所注者則在毛詩後箋一書嘗自言其例曰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旣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故不讀熟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鬯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之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

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撰彙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
卒後陳碩甫補之成書三十卷又著有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
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文集六卷奏摺
一卷駢體文二卷詩集二十二卷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
考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皆未成

參胡培翬撰別傳
求是堂文集

儀禮古今文疏義自序

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
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於是德爲大戴
禮聖爲小戴禮又云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
長者順故爲鄭氏學是則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所謂古
文者則前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六藝論云得孔
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

多異蓋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
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此其大較也然尙有不止此
者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臧爲今文哉爲古文而又云
今文臧或作植纁爲古文璪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纁或作藻且
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斯可
謂博稽廣攬者矣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
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最其略
例蓋有數端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甌不從廡從
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卽用其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
從徧從臚不從噍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
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
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

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竝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至於句字多寡語助有無參酌異同靡不悉記疏家視爲牾略尠有發明不知當日禮堂寫定隻字之去取義例存焉闕意眇旨有關於經者實夥曩治禮經竊見及此遂取注中疊出之字竝讀如讀爲當爲各條排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羣經旁采眾說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他如喪服傳注或彌縫傳文或駁正舊讀雖無關今古文而考義定辭致爲審覈亦爲引申端緒附著於篇仍其次第都爲十七凡皆墨守鄭學邕厥指歸蘄爲治此經者撮壤涓流之裨助云爾

小爾雅義證自序

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竝

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諒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烏之解公孫之僞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卽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曩見東原戴氏橫施駁難僅有四科予旣援引古義一一

辨釋因復原本雅故區別條流又采輯經疏選注等所引通爲義證略存舊帙之仿佛閒執後儒之訾議將有涉乎此者庶其取焉

文集

九擗解

周官九擗自注疏以下其說紛歧今爲董而理之大祝辨九擗一曰謦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案謦首頓首空首三者爲吉禮之拜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爲凶禮之拜奇拜褒拜二者則吉禮凶禮皆有之謦首等六拜爲經奇拜褒拜二拜爲緯肅拜則專爲婦人之拜而此九拜皆以享右祭祀吉祭用吉禮之拜喪祭用喪禮之拜推而及於賓嘉諸禮亦用此拜法耳何以明之謦

首者鄭康成注大祝云稽首者頭至地也案何休注公羊傳云頭至地曰稽首趙岐注孟子云稽首拜頭至地一切經音義引

白虎通云所以稽首者何稽至也首頭也言頭著地此皆與鄭合說文云下首者渾言之耳此拜於祭祀爲敬之至者郊特牲

云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

首服之甚也他如特牲少牢宿尸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

皆再拜稽首

士虞禮饗神主人再拜稽首此稽首恐係稽顙之誤虞乃喪祭事事變于吉不應于此有再拜稽首

蓋亦敬之至者以此稽首爲拜中至重故祭祀而外又爲臣拜

君法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

而君辱稽首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至

君於臣亦有稽首者如洛誥成王拜手稽首疏所云其有敬事

亦稽首是也頓首者鄭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蓋頓首與稽首有

別稽首者頭下至地稽留其首頓首者引頭至地首頓卽舉

傳五

年左傳孔疏謂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非是頓首又與稽顙有別鄭注檀弓云稽顙

者觸地無容然則頓首頭叩地雖與觸地相似其拜仍有容故

鄭注周禮云拜而後稽顙與頓首相近疏謂拜體相近然吉凶

之用自別段氏懋堂說文注以頓首爲凶禮謂如申包胥之九

頓首以國破君亡穆嬴之頓首以太子不立皆類乎凶事而爲

之者不知申包胥之九頓首以其九頓異於常禮如韓之戰秦

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有頓首無九頓首有再拜稽首無

三拜稽首至穆嬴於趙宣則小君也且婦人禮不應頓首而頓

首皆所以致其情事迫切之意非以頓首爲凶禮而用之也且

段氏旣云頓首尙急遽簡顙者稽遲其顙乃又云頓首卽簡顙

誤矣頓首自是平敵相拜之法祭祀有賓主獻酢皆當用此拜

法頓首下稽首一等故蔡邕獨斷云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
王莽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
曰稽首再拜此雖頓首亦用於君然必先稱稽首而後頓首且
未有無故以凶禮之頓首概施於章表者也李陵答蘇武書稱
頓首蓋漢時敵者之拜猶然凌氏次仲云禮經賓主相敵之拜
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是也空首者鄭云拜頭至手也
疏云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蓋
空首卽經傳所謂拜手何注公羊傳曰頭至手曰拜手東晉尙
書孔傳曰拜手首至手也此皆與鄭注空首拜合其云拜手稽
首者先空首而後稽首也疏家以爲君答臣下拜法淺次仲云
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
首也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

饋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於地則此空首卽饋首與周禮之空首不同惠氏半農曰降拜謂之空未升成拜也振動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鄭康成以振動爲戰慄變動之拜凌次仲云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旣夕禮君使人賄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賄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今案凌說是也拜而後踊固爲拜君之弔襚賄其實喪祭亦有拜而後踊者士喪禮卒哭之祭主人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

祭酒卒爵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亞獻踊如初賓長
三獻踊如初此雖不言成踊亦是拜而後踊蓋踊雖非拜而有
用于喪拜者故別于吉拜凶拜而謂之振動也吉拜凶拜者鄭
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
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
年服者今案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注以吉拜喪拜爲受問受賜然非獨此也喪祭有拜尸拜賓者
皆當以此分別吉凶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殯乎其順也稽
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以拜而後
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爲周之喪拜又云自期如殷可
凌次仲云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
其周禮歟鄭以爲殷之喪拜者於經未合今案凌說非是禮經

之拜稽顙者言其拜也必稽顙耳非謂必先拜而后稽顙也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此足見三年之喪爲後者必稽顙而後拜始謂之成拜此正是周禮不得以拜稽顙之文疑鄭注也陳氏禮書云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奇拜裒拜者杜子春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謂先屈一剎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鄭康成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今案諸說皆非是奇猶獨也獨拜者謂拜而不答拜如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是也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

拜者注云喪賓不答拜國君見士不答其拜今案匪獨此也如
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不答拜者以既許
諾則成爲尸故不答拜又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凡去者不
答拜又如凡爲人使者不答拜之類此則稽首頓首空首吉拜
凶拜皆有拜而不答者謂之奇拜喪報者答拜也鄭注樂記祭
義俱讀報爲喪鄭大夫讀喪拜爲報拜則凡稽首頓首但是因
拜而答者皆喪拜也至肅拜婦人之拜亦是跪拜但不俯伏耳
禮記少儀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此語最諦謂但低其頭而頭不
至手與地異於空首稽首等拜惟鄭司農注周禮以肅拜但俯
下首若今時擡杜注左傳韋注國語皆以肅拜爲長揖不知揖
而不拜者古但謂之肅如左傳敢肅使者國語敢三肅之此曲
禮所謂介冑之士不拜也既曰不拜矣尙得以肅拜目之乎疏

家每引左國之肅以證肅拜謂軍中有此肅拜法誤矣賈誼容
經曰端股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
視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觀
肅立肅坐之容則肅拜亦必於跪拜之際俯首而磬折可知若
謂肅拜但立而俯下首則與磬折曰肅立何以異乎且少儀云
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旣曰坐而肅拜矣尙得云婦人之
肅拜但立而不跪乎

王廷相曰孔氏陳氏謂肅拜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事說不通矣婦人

之拜以肅拜爲常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
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
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爾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
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蓋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
男子之稽首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其稽顙之拜則與男子同

耳浚次仲云儀禮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爵
婦人之拜執爵是婦人之肅拜不屈剝故必興兼可執爵拜也
此亦不然昏禮婦見姑奠筭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又贊醴
婦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此皆謂既興再跪拜耳非卽
立而拜也彼昏禮婦見舅執筭拜奠舅坐撫之亦云興答拜豈
男子亦有此立拜乎特牲饋食禮注言婦人執爵拜變于男子
者謂執爵拜異于奠爵拜耳其實既卒爵則皆空爵矣非必執
之卽不可跪拜也總之經傳中言拜無有不跪者說文足部曰
跪者所以拜也蓋先跪兩剝至地次拱兩手而下之乃拜之大
體故說文拜字从手下荀子所謂平衡曰拜者拜之大名亦曰
拜手說文擗首至手也

本作首至地从
段懋堂說訂正

吳草廬曰先跪兩剝著

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

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尙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
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劉世節瓦釜漫記曰朱子語類有
問者曰何謂肅拜朱子曰兩掣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古
樂府云婦人申腰再拜跪申腰亦是頭不下也宋祖嘗問趙中
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
者王貽孫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唐天后朝婦人始
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張建章渤海國記爲證汪聖錫燕語
證誤又云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則
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詔云始於則天非也今案天元之
詔正見古者婦人之拜但跪而不俯伏此所謂申腰再拜跪耳
非前此皆不跪拜也南宋張浚雲谷雜記引程氏考古編云周
昌諫帝廢太子呂后見昌爲跪謝戰國策蘇秦嫂蛇行匍匐四

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無有不跪者矣

與張阮林孝廉書

昨讀尊著大別考力申漢志大別在安豐及水經注巴水決水出大別之說又以今河南商城湖北麻城二縣接境之長嶺松子虎頭諸關當左傳大隧直轅冥阮竝訂洪穉存編修以漢東三隘在信陽州及柏舉在黃隨左右之非其言可謂信而有徵矣承珙猶有進者竊疑大別當在今商城西南東去霍邱縣不止九十里柏舉當在今麻城縣西而非麻城縣東六十里之龜頭山何也漢書地理志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南水經注安豐故城今邊城郡治也考邊城郡隋改爲期思縣

隋志云陳置邊城郡今據鄭注

已有則當不始于陳章懷後漢書注期思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樂

史太平寰宇記廢期思縣在霍邱縣西一百八十里隋志期思縣有大別山合之漢志大別在安豐西南然則大別東去霍邱不止九十里明矣梁劉昭注郡國志廬江郡安豐引左傳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杜預注縣南有雞備亭水經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北過安豐縣東注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東案今雞備亭在河南固始縣東是則安豐雩婁正當今固始商城二縣地大別在其南則當在麻城西南商城之左右水經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案今商城西南有分水嶺卽善長所謂大別山一名分水山者也定四年左傳云吳人舍舟于淮汭杜注乘舟自淮來過蔡而舍之此蓋因與蔡會兵之故自必由霍邱之北新蔡之南取道光州固始閒而出于商城以南之隘

道下文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夫曰夾漢則必已出隘而至漢東如墨子所云出于冥隘之徑矣故司馬戍欲毀吳舟還塞三隘而擊其後城口與三隘爲一地史皇又云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蓋自北來謂之入旣度隘則謂之出要之吳旣出隘必當西趨而斷非東走大別必在三隘之西南吳師出隘就平已屯于大別之側故子常濟漢而陳卽轉戰于二別之間若大別在霍邱西九十里則在今麻城縣東尙八九十里而謂吳師猶在其下則是楚師沿流方切投鞭之懼吳師出隘遽成反旆之行有是理乎尊著謂吳師自淮汭西南沿大別逕柏舉入大隧直轅冥阨始能與楚夾漢此語微誤吳師旣過大別柏舉而與楚夾漢矣楚師何由復與戰于大別柏舉也若柏舉又在大別之西楚師三戰三北而後陳于柏舉則柏舉更不當在今麻

城縣東考水經雖以舉水出龜頭山未嘗言龜頭山即柏舉也

其云舉水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今麻城縣梁置定州又西流左

合垂山之水垂山在今光州南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又西南逕顏

城南又西南逕齊安縣西齊安故城在今黃岡縣西北又東南歷赤亭下謂

之赤亭水赤亭故城在今麻城縣西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

對舉州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

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也據此則善長乃以舉口之名

指言水滢非以龜頭之號妄附山椒合諸高誘楚南之目高誘注呂

氏春秋云柏舉楚南鄙京璠漢東之稱方隅默符灼然可識蓋舉水發源

麻城東北西南流至黃岡縣入江然則柏舉當在今黃岡黃陂二

縣之間楚人三戰皆敗由今商城麻城漸退而西南以至于柏

舉及柏舉大敗子常奔史皇死然後更退而西由今孝感雲夢

以至于湏口傳所謂吳從楚師及清發也若以龜頭山為即柏舉則吳師出商城以南諸隘道當已至于柏舉之下子常何以從二別轉戰而後至于柏舉邪此則始于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謂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春秋柏舉即此地後人復以相近有柏子山遂附會為柏舉見名勝志其實皆非也尊著云吳自淮汭而南至于大別又西南則必由今之商城南至于柏舉又西南趨漢則必由今商城之東南逕長嶺松子諸關出于麻城東北之隘後又云柏舉在麻城東則必出于今之陰山虎頭諸隘道乃能達于龜頭山下前後語似矛盾是亦泥于以龜頭山為柏舉之說不知墨子所謂出于冥隘之逕戰于柏舉者謂出隘而西非出隘而反東行也承珙因反覆尊著有不能瞭然于心者故敢貢其所疑祈更有以教之

復陳碩甫書

頃讀手教所示故訓傳各例剖析異同冰釋理順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承珙治此經亦墨守毛義凡有故訓必思曲折以求其通來教謂爾雅望文生訓毛公則必研求古義著爲明訓故往往不合鄙意爾雅通釋諸經其有釋詩者則撮舉詩詞爲訓使人瞭然於作詩之大旨而已毛公就詩爲傳必當依文切義斯爲確詁孔疏以爲傳解字訓雅言作詩之故此其所以不同也爾雅訓詁本多假借而毛於此例尤用之不窮懋堂先生所得已多承珙年來亦時有采獲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姑舉一二言之鵲巢方有之也謂方爲荒之假借爾雅懋厖有也郭注引詩遂旰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旰荒聲之轉方與荒聲有輕重耳廣雅方有也卽本毛傳釋文云方

有之也一本無之字者是也終南條栢也謂條爲栢之假借攸
聲習聲古音同部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已毛必知條爲
栢借而非卽栢條者殆以橘栢非終南所產歟孫叔然注爾雅
於栢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碩人傳云敖敖
長貌謂敖爲贅之假借說文贅顛高也此以訓義連篆文讀之
云贅贅顛高也廣雅亦云顛高也贅爲頭高此字之本義引申
爲頭長故廣韻云顛頭長又引申爲長貌亦如頎本頭佳貌而
引申爲長貌也芄蘭云垂其紳帶悻悻然此以悻爲萃之假借
釋文悻韓詩作萃悻从季聲季从穉省穉亦聲穉萃聲相近故
悻可借萃韓詩以萃爲垂貌從爾雅言萃者屣屣也毛云垂其
紳帶悻悻然亦是以悻爲垂貌則悻爲萃之借字無疑汝墳訓
墳爲大防當爲坵之假借說文坵一曰大防也漢志汝南郡汝

陰縣故胡國莽曰汝墳而考工記作妘胡妘亦墳字之借也竹
竿嗟訓巧笑貌當爲齶之假借嗟一本作磋眾經音義磋古文
齶同說文齶齒參差也詩不必定作是解但當爲笑而見齒之
貌耳此鄙說假借之大略也又有故訓奧衍必展轉以通之者
泉水聊與之謀聊願也願與窳同說文窳願詞也窳者聊且之
意經傳凡上言與其下言窳者皆謂姑且如此故訓聊爲願猶
訓聊爲窳也小雅十月釋文引小爾雅愁願也強也且也左傳
不愁遺一老杜注愁且也晉語伯宗妻曰盍亟索士愁庇州犁
焉言且庇州犁也楚語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言吾
且置之于耳也而韋注皆云愁願也韋蓋猶知古訓願與且同
意愁爲且卽爲願故聊爲願亦爲且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者正
所以表明毛意出其東門聊樂我員傳云願室家得相樂也亦

以聊爲願願得相樂者言如雲之女非可思存寧自樂我室家
耳箋云且留樂我員亦非與毛異義唐人正義不能通此故訓
而謂鄭與毛異誤矣干旄彼姝者子傳云姝順貌姝之訓順未
見所出竊疑毛以姝爲媼之假借說文媼媼也媼謹也讀若人
不孫爲不媼考工記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注屬讀爲注孫
順也說文之媼與屬同義不孫爲不媼宋本媼上無不字者非是則媼爲孫
順之意媼可假作姝者猶躅躅轉爲跣跣也毛於靜女訓姝爲
美色於東方之日云姝者初昏之貌與此各異猶周行有三而
卷耳與鹿鳴異訓大東雖無傳然以佻佻爲獨行則是以周行
爲道路此正來教所云毛公作傳必研其古義著爲明訓者也
至故訓之例又有二端北風虛虛也當從釋文一本作虛徐也
蓋虛邪者古語虛徐者今語毛以虛徐釋虛邪者以今語釋古

語也爾雅作虛徐者用今語管子作虛邪者猶古語也毛無破
字之例鄭恐人疑傳徐字非爲經設故爲比方其音曰邪讀如
徐并引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鬯矣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
徐兮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徐孫炎註爾雅亦以虛徐二字
連讀可知經師音讀有自來矣桑柔傳作祝詛也四字連讀與
此略同此故訓之一例也茱苡將取也將不當泛訓取蓋云將
將取也與大叔于田揚光也當作揚揚光也同此故訓之又一
例也發傳之例亦有三科有先經以起義者靜女首章云女德
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法度謂彤管可說謂說懌乃探下文
豫言之故末章云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也相鼠首章云無禮儀者雖居高位猶爲闇昧之行案傳云無
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以四字該之雖居尊位二

語統括全篇或謂禮儀當爲禮義鄭乃訓爲威儀以別於傳非
也有後經以終事者采蘋末章引昏義文木瓜末章引孔子語
之類是也又有互見其義互足其詞者騶虞豕牝曰豨一歲曰
豨案說文一曰豨二歲先鄭注周禮廣雅釋獸竝同玉篇云豨
小母豬豨與豨同然則豨亦豕之小者豨亦豕之牝者毛於豨
言其牝而於豨言其小義相互耳椒聊首章云條長也次章云
言聲之遠聞也或謂首章經本作脩傳云脩長也二章乃作條
傳曰言馨之遠聞也若兩章皆條字毛不應別爲傳或又謂言
聲之遠聞也六字當在條長也之下後人移傳入經誤析之耳
今案上章傳是合兩條字釋之次章傳是合兩遠字釋之上章
解詩言椒氣之長次章解詩喻桓叔聲聞之遠此故訓互相足
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至衡方碑燿此聲香彼聲字自是

馨字之借若漢郊祀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鷄此歌上文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馨氣況遠條二字卽用詩文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馨耳然亦實有字句譌脫者來教云減成溝也成當作城誼極精確鄙見所及者如子衿傳云挑達往來相見貌上經方云不來此傳不當言相見觀正義云故知挑達爲往來貌可識傳本無相見二字釋文挑達往來見貌無相字此必陸氏本作往來貌傳寫誤兒爲見淺人復於見下加貌字耳挑兮初學記引作佻大東佻佻公子傳訓獨行此佻達訓往來者亦謂獨往獨來與韓詩大東傳嬿嬿往來貌同與說文達行不相遇亦合也葛生末章云室猶居也其四章居墳墓也四字今本作箋語惟章懷注後漢書蔡邕傳引此作傳文考傳例於下章言某猶某者上章某字不必皆有故訓然大抵其義

易明者耳至此詩所稱居室與凡言居室者不同若居字無訓而下忽云室猶居也似非其例故當從章懷注爲是箋更申之曰室猶冢壙者以居爲兆域室爲窆穴別之耳其他似此者尙多來教所云必於一字一義原其所本正其所譌庶乎故訓思過半矣總之諸經傳注惟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獨存豈非以源流旣眞義訓尤卓之故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由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耳每有全章故訓從來誤解者承珙竊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反復尋繹以意說之今試舉其一焉中谷有雝暎其乾矣傳云暎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暎爲燥義故以乾爲乾燥溼爲卑溼或又以溼當爲暎亦爲乾義不知說文暎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者莫暎乎火竝不引詩惟水部灑水濡而

乾也引詩灑其乾矣其不同暎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灑字从水說其本義濡而乾亦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強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許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詩字亦當作灑假借爲暎傳不訓暎爲乾而曰菸貌者正水濡而乾之意說文菸鬱也一曰痿也菸鬱者兼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濕謂浥爛百草經此皆菸鬱而無色傳因經於乾脩溼皆以暎言之故訓暎爲菸貌知非徒乾燥之謂又承上中谷言之故以爲谷中傷水蓋谷中水之所注草生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或成浥爛皆有菸鬱之形次章脩爲且乾者又介於槁瘁浥爛之間者也正義云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此亦泥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同爲草病之狀乾固菸貌脩與溼亦皆爲菸鬱之形耳宋人以爲先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早由漸而甚與夫婦

之以漸而薄然經文曠字略逗下三字一氣讀與下文嘅條啜
句法一例非以曠其乾曠其脩三字連讀也王氏經義述聞謂
曠爲狀乾之詞非狀溼之詞可云曠其乾不可云曠其溼故以
溼爲曠之假借今案傳於三章云騅遇水則溼者此溼並非乾
溼之溼說文乾上出也从乞乞物之達也𠂔聲土部墁下入也
从土熯聲據此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墁水部溼幽溼也與溼
訓幽溼同幽卽枝爲幽未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同義是溼
亦爲菸鬱之貌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溼凡物皆然
何獨於騅且此復何煩故訓而謂毛公乃作此駮語乎總由從
來解詩者不細釋菸貌之訓而妄以乾義當之或申或駁皆誣
古人而已以上所說都未敢自信惟曩來朋好中與談六義者
多有所出入不專宗毛今得足下專治故訓傳者而就質焉知

必有以益我也承惠毛詩小學謝謝舊所見臧在東刻本刪節
十之三四本非完書此刻實勝臧本卽如素絲五紵臧本云傳
紵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檢釋文但有所具反竝無
音促之語傳數也者謂絲之量數猶說文引漢律綺絲數謂之
縹布謂之總也亦不當以爲如數罍之數今刻此條已刪善之
善者也他如隰有苓云爾雅毛傳苓大苦說文藟大苦從爾雅
毛傳爲正今爾雅亦作藟不作苓此則偶然失檢無關要義耳

小爾雅疏證序

小爾雅一卷見於漢藝文隋經籍志者孔鮒之本李軌之解已
不可復見今所傳者具載於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
僞而并僞之戴氏東原謂是後人皮傳撮拾而成者非古小學
遺書也以予考之漢以後傳注家徵引此書者王肅之說見於

詩禮正義杜預之注左傳訓詁多與之合至酈注水經始明著書名其後陸氏釋文孔賈經疏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徵用尤夥持較今本則皆燦然具在其逸者不過數條則安知非偽造孔叢子者勦取入之而諸儒所見之本固猶無恙耶若戴氏所疑則亦有說如云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以爲正鵠無辨案二尺曰正見毛詩傳至賓射射正大射射鵠經無明文注疏家自生區別耳正與鵠安知不共在一侯乎況鄭眾馬融亦皆云二尺曰正此必有所受之矣四尺謂之仞與諸儒八尺曰仞異案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此文當有脫佚蓋人伸兩臂以度則爲尋八尺半之則爲仞四尺說文仞伸臂者謂伸一臂也若以仞爲伸兩臂則下文何不卽曰一仞八尺而必曰一尋八尺乎況鄭注儀禮七尺曰仞應劭漢書注又以

五尺六寸爲仞古量度之法容有數科不足怪也豆四謂之區
區四謂之釜本諸左傳釜二有半謂之斂合於儀禮其下云斂
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戴氏疑此
乃晏子所謂陳氏之新量者不知此文之有衍有脫耳太平御
覽引小爾雅正作斂二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
秉十六斛蓋傳寫者以有半二字誤衍於上而脫於下不然卽
令掇拾而成亦何至兩法雜施自相刺謬若是乎戴氏又云倍
舉曰鈞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鈞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
曰俗儒云爾案周官職今疏引夏侯歐陽說云墨辟疑赦其罰
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周本紀亦作率徐廣曰率卽鍤也據此知六兩爲鍤本尙
書今文家說賈逵習古文者所云俗儒猶言今儒非雅俗之謂
也書酒誥成王若曰釋文引馬融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書疏引三家云王年長骨節

成立是馬所云俗儒者指今文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與此正同
書釋文引徐邈云鍤六兩也鄭
及爾雅同考尙書大傳云一鍤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也死臯
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此注明從六兩爲鍤之說鄭注尙
書雖亡陸元朗猶及見之故釋文云然不必盡如考工記注用
說文鍤重六兩大半兩之解也凡戴氏所難皆無可疑者其他
訓詁名物爲爾雅所未備而有補於經義者尙多予曩時晤陽
湖洪北江先生曾屬爲一書疏通而證明之譚君正治北江弟
子也亦爲是學今出所著疏證示予其中訂正訛闕抉剔疑滯
具有條理是能得北江先生小學之傳者予故取曩所以釋戴
氏之所疑者序而歸之

附錄

先生身居言路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其最切中時病者

則有虜空積弊及漕船積弊二疏

胡培翬撰別傳

先生爲延建邵道蒞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通行各屬匪徒斂跡調臺灣道至卽緝獲洋盜張充等均置於法在臺三載民番安肅去官踰年而彰化淡水卽以械鬪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先生綏輯之功不少矣

同上

胡竹村曰君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及歸里遂專事著作初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

同上

又曰嘉慶甲戌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謂培翬曰吾

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獨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同又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尙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同墨莊交游

姚先生鼐

別爲惜抱學案

胡先生培翬

別見樸齋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馬先生瑞辰

別見魯陳學案

郝先生懿行

別為蘭皋學案

洪先生震煊

別見儀徵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為養一學案

沈先生欽韓

別為小宛學案

陳先生奐

別為南園學案

魏先生源

別為古微學案

汪先生輝祖

別見諸儒學案

朱先生琿

朱琿字玉存號蘭坡涇縣人曾祖武勳建培風閣藏書數萬卷先生生有異稟讀書數行俱下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遷右贊善中允洗馬侍講與修明鑑坐承纂官處分降編修道光元年入直上書房復遷贊善以嗣母病乞養及歸已終

尋遭本生母憂服闋不復出前後主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二十餘年以實學牖迪後進道光三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精研許鄭之學嘗謂訓詁者說經之樞機世儒忽焉不知因字釋義因義詮經尼執本經紆迴遷就或狃部分音韻鑿柄夫古文字少一字常有數音後世字多數字仍歸一義況經由口授音不必同學守師門義多旁訓因就說文假借一義證以羣經史漢周秦諸子及漢碑文選所引者旁敷曲暢悉有依歸越五十年成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其說經之作必蒐討古訓求其所安如伐奄非武王時據逸周書呂覽以駁毛西河之說滄浪非地名據文選注以駁閻百詩之說皆精確而不穿鑿又嘗曰天下無頓悟之學逸獲之功故理必生於所積其捫腹枵如皆畏難而畫焉者也又著有經文廣異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

小萬卷齋文彙二十四卷詩集三十二卷續集十二卷經進彙

四卷輯有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六卷二集百卷國朝詁

經文鈔六十二卷

參李元度撰傳
文假借義證序

胡韞玉撰傳

朱蔭成說

國朝詁經文鈔序

嘗讀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經章句解故已什不存一宣帝章帝
曾前後大會諸儒於石渠閣白虎觀講論經義志列石渠議奏
之文書四十二篇禮三十八篇春秋三十九篇論語與五經雜
議俱十八篇可云宏富然竝歸亡逸惟班固纂白虎通義行於
世而又未備遂使後人末由溯博士所說匯其全以參核是非
惜哉高密鄭君號儒宗其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零落過半祇
與其徒趙商張逸等問答猶得輯之爲鄭志逮乎王肅作聖證
論難鄭爲鄭學者馬昭諸人復申鄭難王顧說多不傳僅散見

於禮記正義中而孫叔然所著竟絕無一語因是而知網羅放
失俾永永流播其功蓋不可沒焉我朝尙經學超越前代近時
純篤博壹之士搜采研索期復夫古初易不重王弼韓康伯而
於鄭之爻辰虞之納甲荀之乾升坤降一一推闡且上追孟喜
京房書力闢僞孔傳而從馬鄭真古文并及歐陽夏侯所習伏
生之今文詩固傳箋爲主又於齊魯韓三家賸字單詞罔敢遺
棄春秋旣斥胡傳卽啖助趙匡亦所不收往往援賈鄭服以正
杜注之誤獨三禮本遵鄭注無可移易然猶哀集馬融盧植蔡
邕諸家爾雅沿郭璞又摭拾犍爲舍人樊光李巡輩以爲漢注
夫豈好自立異蓋年代較近徵驗較確盧召弓云猶州郡土音
各別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尙得其六七燕秦之人必
不逮斯喻甚明然則漢人師授家法相承固皆七十子之微言

大義也余竊揆厥旨趣約有數端曰典章曰名物曰訓詁曰音韻典章莫大於郊廟而圜丘與郊必分爲二禘有三皆配天之祭而不應以大禘時禘吉禘專屬宗廟社稷地祇以句龍配而句龍非卽社廟數據呂覽引商書五世之廟謂非七廟外別有文武二廟他若諸草廬補饗禮任鈞臺肆獻裸饋食禮沈果堂祿田考王西莊軍賦考胥是也名物繁錯殆不可悉舉略言之如江慎修深衣考誤戴東原車制圖解而程易疇通藝錄於考工記一編剖析微茫深得制器尙象之精意尤卓然著稱至於訓詁乃說經之樞機宋元來輒視爲末務不知因字以釋義因義以詮經曩但泥執本訓迂迴遷就終致窒礙苟熟於古人假借通轉之法文卽奧蹟每能昭晰而無疑此事在近人爲最擅長論古音者雖自明陳第始而未免於疏顧氏音學五書江氏

古韻標準則愈臻密麗以後作者復競起考諸古書不獨同韻可協同聲亦可協或以聲之轉爲協凡同母之字卽雙聲也故明乎是而劉淵之部分吳棫之韻補概不足憑矣綜計本朝經學之粹如此大抵罕作空談務求實證成書外更有各家文集暨札記之屬咸創抒己見輔翼羣經發前人所未發特是散而不聚學者難徧觀盡識增長神智久之且恐漸湮滅不揣固陋隨處覓購都付鈔胥迄今二十餘年幾及百卷名之曰詁經文鈔中率篇幅完善殊匙碎金至異同之說則不妨兼取昔韓昌黎因文以見道茲其或者因文而得經之梗概乎編次麤具聊述管窺之指弁諸首簡藉質世之有志窮經者庶苦衷共諒勿以睹聞淺隘爲譏

國朝古文彙鈔序

文章之編次古有專集有總集專集爲一人之製單行宇內歷久而常新者僅屈指可數總集則統彙羣彥於一編雖寥寥數首不盡傑構皆藉附流傳厥功尤博漢以後文格屢變魏晉六朝多尙駢體姑弗論唐至中葉始卓然復古而渾厚之氣終不及漢迨宋則又不及唐元明間作者代興較之歐蘇亦差有間要其造詣各殊精神魄力之所存彼此固莫得而相掩也惟我朝文治光昭邁越往昔操觚之士底蘊醇備旣已登祕府而播藝林次亦握珠抱玉或長發議或長敘事途徑自闢競摠菁華郁郁乎其盛哉曩在史館與纂文苑傳甄採著述遇彙本每私鈔錄由是隨地訪求經今廿餘年積成鉅帙顧嘗考四庫書存目臚列集名按之十無二三焉卽諸家集中爲序爲傳凡所稱道按之亦十無二三焉當夫研精鍊冶矢志名山豈無閱識雅

才堪俟百世者乃不踰時而散若飄風蕩若輕煙日消月鑠遂
杳冥末由究詰大抵立言爲不朽之一其用功深者其致壽也
永然幸不幸亦若有數焉乘之如韓吏部可謂奇特矣不遇六
一翁而遺集塵昏幾難彰顯外此更復奚怪吾人值荒巖野寺
斷碣殘碑興懷憑弔輒思摹其文諮諏其姓氏垂諸記載況篇
簡具在而忍聽前哲風流茶爾將盡表章之謂何嗚呼此余鈔
是編之所爲拳拳也獨是鈔文與選文異選文者但憑己見合
則留不合則棄耳若鈔文直如入龍宮寶藏珊瑚瑋瑁火齊木
難往往兼收而竝蓄且論文正不一轍樊宗師之文佶屈而昌
黎美之孫可之之文別成境地而自謂如赤手捕長蛇於晚唐
號巨擘王介甫意主簡峭而蘇長公又如萬斛源泉不擇地湧
出他若老泉之凌厲子固之演迤分道揚鑣絕無蹈襲然則文

非有定品也徒守一家言而曰我繩以法豈足饜天下豪俊之心余寡學類鈔胥不敢云選惟欲網羅舊聞使後人得所據依知昭代文章炳蔚大觀韶鈞鳴而虎鳳躍則區區剗緝或未必無小補矣夫

文集

禹貢南海解

禹貢導水之文凡大海皆祇曰海而不言何方其爲大海可知獨於黑水別之曰南海明非今之大海也黑水源流自漢以來無的指聚訟紛然大抵舍本經而遠求諸荒裔之外杳冥恍惚莫可究詰近人胡東樵號地理專家亦不能決因之江良庭王西莊注尙書率依阿其間惟孫淵如觀察今古文注疏謂說文岷山瀾水所出卽雞山黑水亦出於此山丹縣西南窮石山卽

岷山也余謂岷雞音同故通用集韻類篇引說文岷山名一曰
女岷山弱水所出段若膺大令謂卽中山經所稱岷山之首曰
女兒之山故許氏立文亦駱岷系聯是已而水部言溺水自張
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是岷山卽雞山之在張掖者也黑水則
據書疏引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
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御覽引張掖記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
元圃有娥氏女簡狄浴于元邱之水卽黑水也是黑水實與弱
水同出張掖之雞山也而南山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
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郝蘭皋農部因其屬南經遂謂雞
山在今雲南然山海經所列往往互見不盡限於其方此雞山
當卽張掖之山不應雲南別一黑水又有所出之雞山如此巧
合卽有之鄭注所云中國無此水者不足以當禹貢之黑水孫

君又云三危山在敦煌今甘肅敦煌縣黑水經此入南海經云南海者卽居延海之屬但居延海何以得稱爲南海殊未晰江慎修乃疑經文本云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爲南海然論者有擅改經文之譏案山海經或言南海或言西海或言西南海皆在西域各以方名之猶之同一大海近東者則稱東海近北者則稱北海也南經所言雞山之黑水南流注於海曰南注明其爲南海也至海內西經昆侖之虛下云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此尤黑水入南海之證所言固在西經也蓋西域廣衍萬里黑水及弱水并赤水流沙皆在焉故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雖云西海而下曰南則正海之在南者前導弱水鄭注引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

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淮南墜形訓亦云弱水出自窮石至
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南至南海孫君謂流沙迤南之澤卽括
地志之居延海然則弱水所入之南海卽黑水所入之南海也
山海經紀赤水亦屬昆侖明藏本於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下
有西南流注南海語其紀流沙云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
虛西南入海下復綴以黑水之山四字又云南海之外赤水之
西流沙之東又云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水經注云
流沙西歷崑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又歷員邱不死山之西入
於南海數者竝言南海而係之赤水流沙然則赤水流沙所入
之南海亦卽黑水所入之南海也赤水之流短長不可考若流
沙則水經云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斷不能越至交廣之南海
無疑矣故明乎弱水流沙所入之南海而黑水之入南海可不

煩言而解禹貢經文不直曰海而必曰南海確不可易不知歷
來何以無人拈出漫以雍州之地移之益州也且禹貢導水諸
條惟淮水導自桐柏祇及東會於泗沂卽云東入於海特他無
可紀故爾然曰會泗沂則中間固已包括其餘尅不備舉其所
經之地弱水與黑水一但云至於合黎一但云至於三危亦必
不遠及交廣故他無可紀弱水既有餘波入於流沙卽不須言
南海黑水不入流沙故必言入於南海如黑水遠行徼外數千
里而後至交廣之南海則弱水旣西紀於雍州何諸家竝無言
弱水亦入交廣之南海者乎爲此說者并以三危亦在雲南之
境是黑水所行數千里之中無一足紀直至極遠之尾閭始紀
之恐無是理說者亦知其不可通遂轉議古文之疏豈不悖哉
考三危在敦煌孔疏疑張掖敦煌竝在河北黑水不能越河而

入南海此自指大海言若入居延海則可無此疑況合黎本山也而馬融云地名三危當類是特指山以爲地界黑水經三危不必定繞山麓前經云三危旣宅宅者度也言度其可居之地故下云三苗丕敘山海經三苗國在赤水東郭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此所言三苗事疑非而以南海爲三苗所居之近地則黑水經三危以入南海亦一證也三危三苗明見經文顧謂非此三危而別以雲南大理府龍州西之三崇山爲三危竊以爲失之逾遠孫君又援地理志張掖郡鱒得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疑卽水經注張掖記所稱黑水王西莊謂今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非黑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然黑水與弱水同源復同委旣兩水竝行或不免於混則其地正近

是且今張掖河之合弱水者未必仍古羌谷水之故道其二云不入南海總由泥於大海之說耳江氏則據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白水紅水入西寧衛之西海西海卽今之青海此與羌谷水二者孰勝誠未敢臆斷要之青海亦居延海之屬皆不謂大海意實同也如欲據今時地形定黑水所經過勢難確鑿或本杜佑通典以爲堙涸固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第水之變遷亦多矣三代下濟瀆久絕河道屢徙淮且與江通甚至大海宜亙古如斯而碣石之淪沒無從考見東海雲臺山曩在海中已盡淤成陸似此等安可一一追禹跡之所在而黑水又何異焉惟能別其入南海之處庶幾猶有脈絡可尋也由斯以觀胡東樵必分黑水爲三祇爲此節南海字而起苟知黑水入南海原不出雍梁之界非遠

及交廣卽不煩紆曲南海既有諸古書可徵更奚庸改南爲西
自留罅漏耶余弇陋妄作蠡測究不識於禹貢本經果有合乎
否

數歲前有致陶雲汀同年書中言黑水就其論推之然雲汀
固云聊備一說非遽定也且謂雍州之黑水本在張掖境經
黑山下西入青海則正采江氏之義特以入南海之黑水別
言之爲異耳丁酉冬偶命是題課紫陽書院諸生罕能闡發
乃復作此解并存前書於後卷統以俟知者

毛詩用韻脂微有通真文解

古無所謂韻書也而通轉之分約略可考大抵以三百篇爲準
如脂微齊佳灰五韻相通此一部也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相通
此又一部也脂微以不得與真文通然庭燎之三章旂與晨輝

韻采菽之次章泮水之首章旂皆與芹韻按說文旂从斤聲古音如芹觀左傳下陽之占旂亦與辰振韻可知也庭燎又韻輝者說文輝从火軍聲俗作輝古音如熏史記呂后本紀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此假輝爲熏以音同也故張衡西京賦彤庭輝輝瑤珉璘彬輝與彬韻其从日之暉亦軍聲日本在上爲暉王問切或移日在旁遂爲暉徐氏鉉音許歸切高誘注淮南覽冥訓云暉讀連圍之圍而漢安平相孫根碑皇矣府君含德厚純抑抑珪質光容有暉暉仍與純韻也推之凡从軍从斤之字音韻皆通从軍者說文揮从手軍聲云奮也殆雙聲爲訓王粲詩送者盈水濱涕泣不可揮揮與濱韻是也緝从系軍聲云緝也緝緝亦語之轉又揮从木軍聲讀若緝或如渾天之渾內則釋文輝音輝故玉篇爲呼歸切其讀渾則宜爲戶昆切廣韻

因之一字兩存攷工記攻皮之工有鞣墨子節用中篇作鞣鞣
从貴聲貴在味部卽微之去聲从韋與从革之字往往通用耳
从斤者尤多文王世子大昕鼓徵釋文昕音欣又引說文讀若
希樂記天地訢合釋文云訢依注音僖一讀依字音欣左傳曹
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郗時郗从希聲故墨子耕柱篇譬
若築牆然能欣者欣卽呂氏春秋不屈篇所云操表掇以善睇
望也是欣與睇同見王氏懷祖讀書雜誌說文土部垠字云地
垠𠬞也从土𠬞聲重文爲圻則垠𠬞亦可作圻𠬞廣韻垠語巾
切圻爲王圻之圻卽王畿字周禮故書畿爲近易釋文於屯君
子畿云畿子夏作近中孚月畿望云畿京作近足徵其音之合
矣垠又假借作沂沂爲魚依切少儀則車不雕畿注釋畿爲沂
鄂與垠𠬞通文選答賓戲漢良受書於邳垠漢書敘傳垠作沂

是沂卽垠也衛風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釋文頤其機反說文頤
从頁斤聲讀又若鬢鄭注考工記云頤讀如懇檀弓頤乎其至
釋文頤音懇又音畿皆兩音竝用故碩人以頤韻衣或頤入微
韻或衣讀如殷皆可衣之爲殷者中庸豈戎衣鄭注衣讀如殷
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白虎通曰衣者隱也
所以隱形也蓋以聲得義呂氏春秋殷皆作郭故曰湯立爲天
子夏民大悅親郭如夏親郭者親殷也高誘云郭讀如衣今兗
州人謂殷氏曰衣是也且殷本从身當亦聲身从反身音又於
機切也外此若無將之首章底與塵韻宋儒以爲底與痕同當
爲瘖失之維清篇舊讀典字句絕然下文成與禎韻何上二句
無韻當以文王之典肇禋六字爲句禋从亼得聲亼本从四得
聲與熙爲韻洪範鯀陘洪水蔡邕石經陘作伊廣雅釋水伊因

也此亦義存乎聲伊因同聲陘因亦同聲故陘或借爲伊耳因是而求墓門之有鴟萃止歌以訊之訊與萃韻說文訊字古文从西作誚西蓋亦聲或據韓詩訊作粹然兩無正之僭僭日瘁莫肯用訊訊固與瘁韻矣生民之履帝武敏歆朱子讀敏字斷句上韻祀子與甫田之農夫克敏韻止子喜者正同大雅末篇之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兪斯引集傳以爲叶韻未詳顧引敏同部引之可叶與生民甫田之敏何異哉若夫元寒刪先原與眞文無別新臺之籩條不鮮與泚瀾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鬼萎韻又說文齊人謂靄爲賈讀若云詩曰暉暉焯焯如霆如靄靄正作云音也況有可旁證者說文威姑也引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蓋卽爾雅之君姑君威合韻惠半農曰古威與震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蔚其音若威采芑卒章

威協狃其音若君是威與君古音同矣故說文著字从艸君聲而云讀若威審字从宀君聲字林亦音巨畏反莽字从艸尹聲而爾雅釋文云郭音猶羊垂反謝私尹反旒字从爪遂聲宜徐醉切而說文又云全羽以爲允允旒亦雙聲疊韻也詩仲允膳夫漢書古今人表作膳夫中術術卽遂字周禮鬯人共其釁鬯先鄭破釁爲徽蓋徽讀爲熏也漢書地理志壤墳應劭讀墳爲肥墳肥聲之轉又功臣侯表有申都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申司亦音相近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是故說文君幘二字本从中或从衣作裘禕皆以聲轉致形轉廣韻於寅黃二字六脂收之十七眞又收之斬圻二字七之八微收之二十一欣又收之彼此互勘而通韻之故明矣總之古今之音不同而南北又異緩急輕重隨之而變不知者乃欲執後人之部分以

定古人之音韻夫何怪其齟齬而不合也與

頃見仁和趙徵君坦春秋異文箋曰公羊僖元年經邢遷於陳儀釋文陳儀左氏作夷儀案廣韻夷字在六脂陳字在十七真古音脂真不同部古方音脂真二韻多通轉故哀十年經薛伯夷卒公羊作薛伯寅卒寅爲真部字而公羊假寅爲夷是真韻固通脂韻矣孝經開宗明義章釋文厶古夷字而經典文字辨證書云說文以厶爲古文仁字漢書有司馬厶音夷仁夷聲轉卽陳夷聲轉之例也又考張平子賦思百憂以自疹正用詩無思百憂祇自疢兮蓋脂爲真之陰聲故从彡之字可變而从氏廣韻十六軫有眡字訓告也類篇以爲卽曲禮眡於鬼神之眡或引作眡亦作眡若然眡可以通眡讀之忍反則疢亦可以通疹讀之鄰反又何疑焉此說與余

解不謀而合又引王西莊尙書後案曰般庚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蔡邕石經震作祗而祗與振又每通用皋陶謨曰
嚴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祗見孺子
鄭注祗或作振盧抱經鍾山札記曰觀今真文韻中之字多
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非必紂辰
亦可讀祁詩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麋史記正義敘諡法治
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諡法賁亦可讀祕芹亦
可通蘄此類甚多以上諸證皆同

牛羊腓字解

生民詩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毛傳腓辟字愛也鄭箋
但云置后稷於牛羊之徑而未釋腓字釋文腓避也正義曰嬰
兒未有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史記周本紀馬牛過

者皆辟不踐與毛傳同自後莫敢作他議顧念隘巷非必爲牛
羊之圈牛羊無有意踐人之事行過不踐或偶未踐及何得云
愛又何足爲異故正義亦云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徧觀近代
說詩諸家獨錢氏飲光田閒詩學云腓芘也喜合己意而不明
腓之爲芘何據終未晰案說文腓脛腓也此腓字其爲假借無
疑詩中腓凡三見四月篇百卉具腓腓爲痲之假借非此處義
勿論采薇篇君子所依小小所腓毛傳亦云腓辟也云避患者
乃王肅述毛非毛語鄭箋云腓當作芘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
乘戍役之所芘倚芘蓋庇之轉借箋意殆申毛而非易毛腓之
爲芘已見於小雅故大雅不複言其同可知鄭旣可以芘借庇
或者毛亦以辟借庇古字多以聲借芘庇音同辟庇亦音同不
必辟定爲避也傳文質略後人每誤揣茲本鄭箋固非臆造說

文庇蔭也表記注及考工記輪人注竝云庇覆也覆亦蔭也左氏文十七年正義引爾雅舍人注庇蔽也蔽亦覆蔭也錢氏於采薇引何氏楷云腓卽扉字說文扉隱也言戎士藉是車以自隱蔽也扉之爲隱蔽與庇之爲覆蔽義同是作扉原無異作苳特陳氏祥道云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苳以之疏箋義最確夫有所苳者卽有所蔽也故扉庇義俱可而此腓字則於覆庇義尤當字者與苳通說文字乳也言苳乳而寢多也然則腓字者當謂牛羊覆庇而乳字之斯之爲愛正與下文鳥覆翼之相類鳥不能乳故專稱覆翼牛羊能覆庇又能乳字故必兼言若僅避而不踐將餓斃或凍斃矣左傳紀楚令尹子文初生棄諸夢中虎乳之遂名穀於菟虎最殘虐之物去牛羊遠甚子文之去后稷又遠甚虎可乳子文豈牛羊

不可乳后稷錢氏別引鄒氏忠允說如齊頃公之棄也野狸嫗之卒有齊國昆莫之棄也野烏銜肉餉之卒王烏孫橐東明棄溷而豕嘔之棄廐而馬噓之卒王扶餘足爲此處左證皆非但不踐而已惟錢氏復於後加按語云腓隨足而動足不忍踐是以足愛護之也與前說殊矛盾顧氏虞東亦云采薇注以腓爲足隨動動足避之所以明愛不必改訓爲芘蓋不從朱子集傳采薇篇之遵鄭箋而轉據其兼采程子語於此處亦用腓之本義遂致牽强大率昧於假借之理耳且毛傳得者固多然豈竟無一可稍違必執言漢儒去古近則齊魯韓尙在毛前今所存異毛者不少阮雲臺相國謂經傳詞氣雖毛鄭之精猶有誤解何況其餘言甚臆卽如本章三誕字不當訓大說文誕詁誕也段氏茂堂謂三字有誤釋詁毛傳竝云誕大也竊疑說文本作

誕詞也大乃別一義詞者語詞也或以誕爲詞之大蓋從夸誕義而引申之誕訓大而實爲發聲猶之不訓大而亦爲發聲也誕又通但皆虛用後人習見但罕聞其本訓之爲但禘而於誕反是不知誕寘之誕宜作語詞集傳正如此王氏伯申經傳釋詞以生民一篇諸誕字統爲發語詞書大誥君奭多方之誕亦然說者用爾雅誕大也之訓則詰籀爲病余謂世儒動駁集傳試思正義於三誕寘竝云是可美大矣揆之文義不迂滯否此固人所共見理貴求其是因論腓字而并著焉

二祧非文武廟證

古之廟制天子與諸侯皆立四親廟與始祖廟爲五而天子別有二祧諸侯無之以是爲降殺二祧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曩嘗疑王肅從劉歆之論以爲有九廟固非而後鄭則謂二

禘卽文武廟似亦未安近人閩林君喬蔭德清許君宗彥竝云文武廟自在明堂非二禘余頗躋其說但尙有未盡者今再爲證之案周禮守禘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禘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禘則守禘黜聖之此修除黜聖雖互言然廟與禘實有別祭法於五廟皆月祭之二禘則享嘗乃止是其別可知鄭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禘之中諸侯無禘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禘是謂始祖廟也守禘賈疏亦云諸侯旣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禘其遷主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禘正本鄭義祭法孔疏亦引昭元年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禘云彼禘遠祖廟也是大夫亦然矣但孔疏又據襄九年傳君冠必以先君之禘處之而引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禘曾祖在四親內何獨以爲禘服說似非或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耳且

祭法所云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謂四親廟也

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

近王伯申以此祖考廟非始祖廟愚未敢以爲然

又云遠廟爲

祧有二祧夫祧旣爲遠廟自屬高祖之父祖近孫淵如以遠廟爲祧指先王先公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未免強辭不知周禮敘官守祧職鄭注亦云遠廟曰祧正與祭法文合不得以爲遠廟入祧也況鄭注旣以二祧爲文武廟何忽背之而臆指先王先公之毀廟耶孫君又疑七廟爲常制三昭三穆旣宜並言無緣高祖之父祖別謂之二祧且先言始祖而後及之也余謂祭法明廟祧之別王制三昭三穆則兼廟祧而言之其實一也孫君本云天子五廟合文武廟爲七則文武別稱二祧何以不三昭三穆並言乎況旣云三昭三穆自當有高祖之父祖否則文武八九世以後仍祇二昭二穆矣荀子所云有天下者事

七世其謂之何至先言始祖而後及之者則孔疏云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墀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因同皆月祭故此先言

之固不得以之相難也又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正

合謂高祖之父祖以次遞遷凡遷主皆藏焉方是祧之義

鄭注遷主

所藏若文武既稱不祧之廟而又爲二祧豈不名與實乖乎惟

知文武不毀之廟自在明堂則都無隔闕何以明之樂記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鄭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疏云明堂是文王之

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之制故也然

記明言祀乎明堂則是既有明堂仍如此祀可知故祭義祀乎

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疏云謂宗祀文王也實在明堂之中知

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下云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

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亦在周公制禮以後事特就周公言嚴父配天故單
舉文王其後武王既爲宗則亦宗祀可知守祧疏曰鄭知周之
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有德宗有功其廟不毀也據此鄭
以文武二廟爲卽祭法之祖宗而祭法所言鄭彼注明以爲是
明堂配天之祭則是鄭意亦以文武不毀之廟在明堂矣此尤
爲確證但守祧注又以二祧屬文武遂致淆紊若二祧既爲文
武不毀之廟而明堂又立文武廟是文武各有二廟也其不然
明矣此乃後鄭千慮之一失正不必爲之諱而委曲以從之也
又案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據蔡邕明堂月令論魯禘
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是文王之廟
在明堂矣記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明堂陰陽錄云明堂之制中有太室象紫宮太室卽世室也此可徵文武不毀之廟稱世室實在明堂而魯之廟制擬之耳孔疏乃謂魯公有文德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云武世室顯與鄭違非是近人有論明堂云五世則祧者宗廟之法雖文武亦祧也百世不毀者明堂之法故文王之廟文世室也武王之廟武世室也語甚明晰由斯以觀二祧在五廟之外故別之曰祧在三昭三穆之中故亦可稱廟當屬高祖之父祖而非文武宗廟之制初無所爲九廟者審矣余昔者蓋懷此論而未決故因林許二君說而證以余所考者如是非敢勦襲而附和也

鄭康成箋詩與注禮異說考

漢儒言詩多用齊魯韓三家平帝世毛詩始立學官自鄭眾賈

達傳毛詩馬融作注而鄭君康成因之作箋申明毛義後惟毛
傳鄭箋獨行今之讀鄭箋者每據鄭禮注與箋異說而疑之不
知鄭君先注禮後箋詩南陔正義引鄭志答昞模云爲記注時
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
復改之先師謂張恭祖也後漢書鄭本傳亦云從東郡張恭祖
受韓詩其可考者如氓體無咎言體韓作履坊記從履同韓箋
云卜女筮女繇無凶咎之言蓋本毛傳體爲兆卦之體而禮注
則云履禮也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信南
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箋云禹治而邱甸之周禮稍人注甸
作隄訓曰乘疏曰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而言公劉芮鞠之卽毛
傳鞠究也箋云水之外曰鞠周禮職方注作泥漢志顏師古注
韓詩作隄是注本韓詩而注以芮爲水名與箋水內之義亦因

之而異長發至于湯齊毛傳至湯與天心齊箋亦云至於湯而
得天心孔子閒居注則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與韓詩外
傳作躋正同合觀數條則康成之先學韓詩確有可證然鄭不
徒從韓如燕燕先君之思以勛寡人毛爲莊姜送歸妾之詩箋
云寡人莊姜自謂也而坊記注則以爲定姜釋文云此是魯詩
候人何戈與祲毛傳祲及也箋不易傳而樂記注引此詩祲作
綴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彼疏以爲魯齊韓詩假樂顯顯令
德箋以顯顯爲光而中庸顯作憲注以憲憲爲興盛貌疏云憲
憲乃齊魯韓之詩長發爲下國綴旒箋以爲繫心於天子如旌
旗之旒綴著於繆而郊特牲引此綴旒作畷郵以證郵表畷之
義謂田畷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彼疏云此乃三家詩他如谷
風采葍采菲無以下體箋謂無以顏色之惡棄其相與之禮而

坊記注有二說一謂采其葉而可食無以根美并取之證記不盡利一謂人之交友取一善而已不可求備於人卽左傳君取節焉之意此則別解詩指彼疏以爲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有聲匪棘其欲遁追來孝箋云來勤也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禮器棘作革欲作猶遁作聿注猶道也言文王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疏引鄭答臧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下武王成之箋云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疏曰禮記引此詩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顧上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箋從毛以甫爲四岳後甫侯又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是卽爲書之呂侯矣烝民生仲山甫箋從毛謂樊侯

也則與四岳後異而孔子閒居注以崧高之生甫卽烝民之仲
山甫詩疏曰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
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凡若此類殆難枚
數皆不知禮注所主何家而與箋顯然乖別者也且箋注竝行
固箋義長者爲多而亦得失互見故後儒釋詩往往反取他說
如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衣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箋以
爲人有以德善我者置之於周之列位今皆從記注小明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表記注訓穀爲祿言敬治
女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爲友而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箋
訓共爲具穀爲善言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
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呂東萊讀詩記
亦取禮注外又旱麓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中庸注以爲聖德至

天則鳶飛至淵則魚躍蓋言道被飛潛萬物得所視箋但喻惡人遠去善人得所氣象尤爲廣大假樂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中庸右作佑注以爲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承上受祿于天而言義自通貫箋以爲成王官人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敕之參入旁意稍迂數者皆似記注爲優亦有異而非異者信南山昫昫原隰周禮均人注引作營營特字形稍殊有聲宅是鎬京箋云宅居也坊記作度注云度謀也觀書堯典宅西周禮縫人注引作度及後文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記宅皆作度知古宅度音義原相通若葛覃服之無斃箋訓服爲整言整治之無厭倦緇衣斃作射注言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此斃射字異而訓厭則同一言其勤一言其儉勤者必儉義亦相足泮水箋云辟雝築土雝水之

外圓如璧泮之言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而王制注則謂
辟明靡和所以明和天下頌之言班所以班政教於詩言其形
於禮釋其義兩相接成非必有異是固可就箋注參校而得其
大概矣顧南陔詩序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其義與眾篇之義
合編旣言有義而鄉飲酒燕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是注禮
之時未見此序疏曰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等皆
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
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此則鄭禮注未
必盡無改從毛傳之處故緇衣引都人士之首章鄭注云此詩
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當亦後所增入孔氏之言蓋非臆造不然
鄭自云後得毛傳豈先見之而爲是語耶若夫箋本宗毛而閒
有從三家者乃所謂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是也如揚之水素衣

朱禔毛傳諸侯繡黼下朱繡傳亦云繡黼也箋以繡黼爲綃黼
郊特牲及士昏禮注兩引詩皆作素衣朱綃云魯詩以綃爲綺
屬是箋從魯詩十月之交毛序爲幽王詩箋作厲王與顏師古
述魯詩同皇矣侵阮徂共毛傳訓徂爲往箋云阮徂共三國疏
引張融云魯詩之義車攻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箋引爾雅鄭
有圃田蓋韓詩作圃甫圃古通用也思齊古之人無斃毛傳訓
斃爲厭箋作擇王厚齋詩攷亦以爲韓詩抑用邊蠻方毛傳邊
遠也箋云邊當作剔泮水狄彼東南亦讀狄爲剔剔治也疏謂
剔治毛髮故爲治釋文引韓詩髮除也除治同義案土喪禮髮
去蹄注今文髻作剔是箋從韓髻剔古今字耳其餘改字尙數
十百條并有記注預與毛合至箋詩轉易其義者如關雎君子
好逑緇衣逑作仇注訓仇爲匹卽毛傳善匹之義而箋則訓逑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六
爲怨耦謂和好眾妾之怨者文王駿命不易釋文易毛以豉反
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
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鄭初說原以
爲難易之易矣長發昭假遲遲釋文假徐云毛音格鄭音暇蓋
王肅述毛假字音格訓至而箋則爲寬暇之意然孔子閒居引
此詩注以爲湯之明道及於民遲遲然安和是鄭本以假爲至
及箋詩而改之也大抵儒者論撰務求至當而無取乎墨守鄭
君集經學之成尤包羅眾有故隨時所得不妨各著以見古聖
遺書紬繹靡盡之意明乎此而箋與注之有異又何疑哉

小爾雅義證序

余友胡君玉鏹之治小爾雅尙在未第以前後同族墨莊觀察
復爲之二君撰著時一在都一在里兩不相謀君於廣詁篇引

墨莊語特偶札商實未先見其書乃并署名義證亦適符所謂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迨墨莊書刊行而君書猶藏巾篋旋
謝世遲滯數年今將付剞劂恐人疑與墨莊書複疊不知理之
所在解人略同近者我鄉戴東原校本經注而浙人趙東潛往
往有合段茂堂大令謂二公皆非襲人書者君與墨莊何以異
是頃又得長洲宋于廷學博小爾雅訓纂學博成書遠在黔中
二君尤未識余乃比而觀焉大抵各有推闡亦各有疏密宋君
凡字體多準說文最當但廣詁履具也履不得訓具當爲展諧
治也諧蓋諧之誤字皆因也皆蓋階之壞字廣言衍演廣遠也
遠當爲衍字嗟發聲也文選西都賦注引小爾雅羌發聲也則
嗟下脫羌字越遠也一切經音義引小爾雅碩遠也則越下脫
碩字廣器垆地也據說文垆作冂象遠界也魯頌毛傳垆遠野

也則地上當脫遠字廣物秉筥之數君依韻會所引於筥十日
稷下尙有稷十日稔廣獸雞雉之乳謂之窠陸佃埤雅所引尙
有兔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而宋君皆未及若廣言
懋強也宋君與墨莊據詩十月釋文引爾雅懋且也今爾雅無
此文當卽小爾雅而君亦未及也廣器射有張布謂之侯詩賓
之初筵釋文據王肅引小爾雅射張皮謂之侯君與墨莊仍從
作布之本墨莊引說文侯从人从厂象張布鄉射禮乃張侯注
侯謂所射布也君引周禮司裘注虎侯熊侯豹侯麋侯以皮飾
其側謂侯上下俱用布惟兩旁飾以皮雖謂之皮侯猶張布也
據此知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之侯無不以布者余謂言布可以
該皮言皮不可以該布宋君依王肅作皮轉以作布爲誤恐未
然廣量籛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君與墨莊

謂籩二下有半二字當在鍾二下蓋衍於前而脫於後若如今本則缶爲四斛鍾爲八斛正左傳所稱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不應與上文豆區鍾籩之量忽生異數鍾二爲秉又與聘禮記秉十六斛之數不合且太平御覽引小爾雅作籩二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確鑿可證宋君仍今本之誤謂自陳氏改量周秦之際大率以八斛爲鍾小爾雅出其後故亦云爾意爲之說殆非也至君之說有與墨莊相出入者廣詁掠取也墨莊引說文掠奪取也此字乃新附非許氏之舊不得竟據爲說文君謂掠字說文所無掠卽掠之別體說文掠疆也掠取猶今言疆取古聲同也撫拾也墨莊引說文徐鍇本云撫安也一曰掇也君謂此繫傳語而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俱無下四字不得爲許氏本文別引廣雅撫持也持拾一聲之

轉持猶拾也二義皆勝經過也墨莊既如字釋之而於補遺別
出淫字君與宋君謂經當作淫君據文選上林賦注宋君據七
發注竝引作淫過也則作淫是矣余謂淫字或爲經下之脫文
而君言淫與涇徑通所引釋名及楚辭招魂注淮南覽冥訓注
皆涇徑與經同聲可通未嘗言與淫通也廣言麗著思也墨莊
據劉逵吳都賦注引爾雅麗附也今爾雅無此文疑是引小爾
雅今本思字蓋附之訛說近是君則以麗與離罹通詩四月及
小弁傳離罹皆云憂也爾雅憂思也禮記祭義致愛則存致愬
則著鄭注存著謂其思念也則思不爲誤字較之宋君但空言
心有附著然後思故麗著竝有思義者更爲有據映曬也墨莊
引文選王仲宣詩注暎猶照也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日亭在未
日映義固通但說文無映映字宋君謂映當作央詩出車傳央

央鮮明也說文瑛玉光或借瑛爲映未免迂曲不如君讀映爲
暘聲近通用說文暘日出也繫傳云暘日暴之也玉篇暘日乾
物也於暴曬義爲愜廣訓雜采曰繪據文選吳都賦射雉賦江
賦李善注竝引小爾雅雜采曰絳墨莊未改繪字而釋義爲絳
宋君以作繪爲是余謂說文繪五采繡也亦通然絳與雜義尤
相近且選注所引可證不如君之直作絳絳說文作辭从耑絳
省聲則絳固非俗字也而君又有獨得者廣器車轅上者謂之
轆據方言車轄爲轆轄者車軸耑也卽史記田單傳之鐵籠籠
與轆通此云轅上墨莊以爲未詳宋君欲改作車軸耑君則引
說文籠笭也笭車笭也笭一作幹說文幹車轄閒橫木也車轄
橫木謂之笭亦謂之籠又援釋文及小戎傳箋而知蔭笭之陰
垂轅上則笭亦在轅上笭旣爲籠卽可作轆猶車軸頭爲轆亦

作籠也名同而實異爲二君所不逮余謂此如軹本轂末之名而軸末亦名軹軌本車轍之名而𨔵亦名軌斯通論非強傳也較謂之幹三家各出一議宋君據爾雅較直也幹亦取直意是釋詁不是釋器未明較爲何物又因較言直與說文曲鉤語背遂謂較與重較斷爲二事疑非墨莊以幹本井闌之名漢書成帝紀注較獵者大爲闌較是井闌謂之幹禽獸之闌謂之較故車闌謂之較亦謂之幹也已善圓其義君旣疑如井闌而又謂幹之名絕無所據當與軒字相涉而譌說文軒曲𨔵轡車也較說文謂之軹應劭云車轡爲軹左氏閔二年傳服注車有轡曰軒故較亦可謂之軒此義就車論車尤新而不詭廣鳥之陽鳥舊本作鳩鴈是也鳩似鴻之誤鴻鴈爲陽鳥人皆知之而鳩亦得爲陽鳥人多未知墨莊與宋君直作鴻鴈并不云或作鳩君

獨援魏志管寧傳戴鶩陽鳥也戴鶩卽布穀亦謂之鳴鳩又引
列子天瑞篇而知鳩之化生視乎陽之消長遂以鳩鴈兼言雖
創而實確且君於一字之義分爲二如廣詰幾察模臬法也宋
君未釋模字君謂模之爲法乃效法之法非刑法之法墨莊則
引廣雅摹刑也刑與法同摹卽模余謂爾雅範法也一切經音
義引通俗文規模曰範是範與模同又通作范荀子疆國篇刑
范正楊倞注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蓋刑罰所以範民
於法度故儀型典型之型祇作刑則效法與刑法義正相成他
若疆界也又竟也君謂界與竟義同前取邊竟之義後乃取究
竟之義義亦相成過有二義一爲過失之過一爲過從之過則
前言經與淫俱訓過者可通矣閒之爲隙有空隙之隙有嫌隙
之隙廣言廢措置也置有二義有置立之置有置棄之置廢措

義亦從之余謂爾雅台朕賚畀卜陽予也予既訓我又爲賜與故台朕陽爲予我之子賚畀卜爲賜予之子正相類墨莊與宋君皆未剖析至是也其中稍可商者惟廣言涼薄也墨莊據說文兕部引爾雅寇薄也今爾雅無此文許所引當卽漢書藝文志孝經家之小爾雅蓋古本作寇後人改爲涼此與宋君略同而君未及似宜補俘罰也君與墨莊竝云罰與伐通史記律書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伐國取人曰俘故俘可訓罰但其義頗費幹旋宋君據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引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今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正義引小爾雅浮罰也則俘當作浮此爲的據墨莊亦疑今本脫浮字而君專釋俘未免於偏廣名隸坎謂之池墨莊與宋君據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填池推柩而

反之鄭注雖破填池爲徹奠而釋文云盧王竝如字讀是知埭池謂埋棺之坎將殯則掘埭遷柩則填池也君則謂喪禮之坎有二有埋棺之坎有棄餘潘水之坎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閒少西又云渙濯棄於坎喪大記浴餘水棄於坎此棄餘潘水之坎池必有水棄餘水方與池合立義亦甚精余謂士喪禮掘埭見衽注云埭埋棺之坎也本文明言埭坎必如君說埭字爲衍文而後可苦無證據竊意埭坎之名池亦如柳車之池但取象承霤而已似不必泥於有水否則盧王讀填池將何解且何以推柩而反之耶況連上文埋柩謂之埭埭坎謂之池無緣轉遺埋棺之坎而獨舉棄餘水之坎君或填池用鄭義不取盧王特余未敢遽以爲定論耳廣服襜褕爲之童容據說文玉篇皆云襜褕直裾故釋名謂取其宏裕而漢書何並傳顏注獨言曲裾

墨莊議其非宋君以曲爲誤字君引任氏大椿深衣釋例謂襜
褕曲裾卽深衣鄭注所云鉤邊若今曲裾者也余謂任意蓋以
襜褕之曲裾者乃爲深衣非襜褕亦曲裾也顏師古於武安侯
傳雋不疑傳皆云襜褕直裾不應何並傳忽異君謂襜褕爲禪
衣與深衣同直裾曲裾義各有取似襜褕亦有曲裾矣頗覺未
晰廣量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匊匊四謂之豆據考工記
陶人疏引小爾雅匊二升二匊爲豆宋君以一手兩玉爲一升
兩升之誤其以匊四爲匊二三家皆同余謂一手之盛謂一手
所盛之米若干也若作一升祇當言一升謂之溢贅之盛二字
殊不辭匊從手取義說文在手曰匊詩椒聊采綠傳竝云兩手
曰匊升安得以匊言故改手爲升斷不可通不解墨莊何以亦
疑之至言匊二升者蓋從喪服傳鄭注溢一升則四升爲豆自

當爲刖二然儀禮釋文引王肅劉達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
曰溢滿手得半升故舊注刖爲一升君與墨莊竝謂此與鄭異
卽無庸傅合君言陶人疏以意爲詞則不盡足據竊意小爾雅
前於鄭何必定與鄭無二義刖旣爲一升正宜刖四謂之豆似
今本非誤御覽所引固如是墨莊亦云然而君作刖二又不識
何以獨別茲數者惜無由起君而質之也雖然君書有洪穉存
以爲精審段君亦云校之博考之精兩公號通儒必非無見然
則據義詮訓同者不須求異異者不應苟同豈墨莊與宋君之
書所得而揜哉余故爲參互錯綜而著於篇此與阮芸臺相國
校勘記差似卽此當序其可乎遂以弁其端

附錄

先生留心文獻爲文原本經術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世稱與

桐城姚姬傳陽湖李申者並負儒林宿望蓋鼎足而三云李元度撰

國朝文治邁前古說經家尤鏗鏗顧未有甄綜爲巨編者先生所輯古文彙鈔暨詁經文鈔煌煌乎經國之巨業也同上

沈西雝曰先生言鄭箋申毛而非改毛尤爲前人所未道蒙嘗病世之爲毛詩學者好與康成爲難徒揚子雍之波通人如休盜戴氏尙有不免他更無論吾友陳碩甫專疏毛傳竊恐他年鄭學遂微擬著一書專疏鄭箋率率未果今先生能觀毛鄭之會通謂毛公訓詁用假借字鄭箋所改之字卽傳之假借字不
沈濤與先生書
僅爲高密之功臣實爲趙國紹微言之中絕通哉言乎
說文假借義證視李氏富孫說文辨字正俗錢氏坵十經文字
通正書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緜簡不侔精確可信讀

是書者於通借互借兩借連借各義尋源竟委觸類旁通可以
窺測指事象形聲會意轉注之大凡豈僅囿於假借一端也

張鳴珂說文

假借義證序

說文假借義證脫稿後卽錄清本寄某公將謀刻之劫後搜得
稿本然多殘缺族弟麟成授梓先生孫之埤摘取經文廣異中
義及他說補之未爲精審光緒戊戌蔭成復遵原本釐正重刊
無可攷者姑從闕如其經文廣異僅存書經一種又缺第四卷

附刊涇川叢書中

朱彝說文假借義證序

文選集釋經亂後族曾孫爾楫購得初撰之稿姪維垣購得重
訂之後半部今刻前十二卷據初稿後據重訂之稿惜乎最後

訂本無從而得

子葆元文選集釋跋後

張先生聰咸

張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桐城人文端公之五世孫也
嘉慶庚午舉人考取入旗官學教習十九年卒年三十有二平
生銳於著述博聞多識嘗憤杜氏集解襲用舊說而不著其名
又如長歷非法短喪誣禮皆乖經義之大乃博采眾說參證其
失成左傳杜注辨證六卷而於漢水大別地境考訂最力姚姬
傳胡墨莊並爭之段懋堂獨躋之推爲本朝鉅製且舉古文古
義古韻脫文四類以序其書其書初名左傳刊杜段氏議其過
激乃易今名卒前數日出稿以授墨莊屬爲刪訂焉又著經史
質疑錄二卷傳巖詩集八卷又輯漢晉各家逸史其謝承後漢
書王隱晉書已成未刊

參劉開撰傳 段玉裁經韻樓集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

左傳杜註辨證自序

漢季左氏之學鄭賈最著蓋其原同出於劉歆服虔繼之由是

章句訓詁於古義爲備其書皆行於魏亂於晉而衰於隋絕於唐矣故隋書經籍志猶載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左氏傳條例九卷服虔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自杜氏集解出而晉宋以下服杜遂并立國學此北史所以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江左左傳則杜元凱也然隋志猶謂其先通左氏者唯傳服義及於隋而杜氏盛行服無師說然杜旣行而劉炫衛冀陸周樂遜輩卽有規難發違諸作至於唐作正義復專成杜氏一家之學而其時如權德輿及宋之鼂公武又議其錯傳分經矣竊以爲杜解之乖於義者大端有四長厯非厯也抉其繆者發端於通鑑外紀目錄而鄭漁仲以爲杜氏通星厯則淺識矣論喪短喪也詳列於顧棟高杜注正譌表而是時博士殷暢猶爲強相證會則亂禮矣釋軍制則車法徒法不分釋田賦則丘賦甸賦莫辨

東吳惠氏棟始博探侍中太守之解誼京氏相璠之土地名證以秦漢子書爲補注六卷洵足以延不傳之緒其功爲鉅然子慎解傳厯用太極上元姜岌已駁其失惠雖未及詳亦終無以間執信杜者之口惟婺源江氏永獨能據唐一行厯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以正長厯之繆據周禮鄭君車有卒伍注以辯軍制之譌予猶惜其說散見於經義中未有專帙也今參以末學之見更證之羣經諸子及漢志載子駿說之可證會者悉蒐輯之其辭繁而不殺誠欲使劉鄭賈服之古義今時猶得闕其緒餘亦知杜解多本之舊說而刪逸其精詳更易其義例轉不若韋叔嗣之注外傳猶存賈侍中唐尙書之舊也至訓詁之小誤地理之參差則有顧亭林補正江慎修考實與夫惠君之補注皆各詳其說馬一丈器之又廣援郡國志水經注以補松崖之

未備然杜氏地理之大乖者莫若以漢水之名不踰江夏而偽書傳及後之言地學者皆沿其誤竟無有起而正之者此予之急欲明辨也

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注犁為火正

經傳凡連言重黎者蓋顓頊以來司天地之官名單言犁者則顓頊之子為火正者名也尙書呂刑曰乃命重黎某氏傳以為重黎即羲和鄭注顓頊命重黎非羲和也鄭語曰且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此本楚語及漢

書律

歷志言楚之先為此二官此連言舉官名也鄭語曰夫犁為

高辛氏火正韋昭注犁顓頊之後吳回此沿馬遷之謬詩譜

正義既辨之矣

賈公彥周禮疏序引鄭語於黎上加重更妄

韋又云顓頊生老童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此本漢書古今人表然并重黎之官而

以爲犁則自班馬二家始惟史記楚世家徑以重黎爲高辛

氏火正故詩檜譜正義辨之云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馬遷

同以重黎爲祝融束皙譏其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案世

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

漢表作老童字與卷章相近必有一訛

卷

章生黎

今本史記作卷章生重黎非是正義引作卷章生黎無重字是也

則傳所云顓頊氏

之子矣然大戴禮帝繫僅載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

此字當衍黎

及吳回與漢表同略稱一代然則據帝繫則犁爲顓頊之孫

依世本則犁爲顓頊之曾孫其詳未聞也若如史遷自敘云

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此本鄭語云重

黎之後亦并舉天地二司而言未可爲繆司馬貞正之云案

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今稱重黎之後者言地

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對文其實休甫則黎之後顧亭林

援晉書宣帝紀宋書衛瓘等奏以連稱重犁爲謬固是然徑斥史遷自序之非又忘外傳鄭語之文矣卽索隱說猶考之未詳咸檢楚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漢書律厯志作南正重後漢書天文志作北正黎唐固國語注及帝王世紀皆作北正詩檜譜正義引尙書鄭志答趙商火當作北則黎爲北正也臣瓚漢書注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誤史記索隱引揚雄譙周並以爲然小顏復援班固幽通賦立黎醇耀于高辛以辨黎爲火正不知重黎自爲天地之官黎自爲火正其事各別不相妨也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據楚語顓頊當少皞之衰卽得命黎則卽位時年甫二十耳安得有孫若

曾孫而命之為火正又世紀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

位以人事紀官據鄭語犁為高辛氏火正計顓頊在位七十

八年見世紀帝嚳四十始即位共一百一十八年安得復命顓

頊即位時之黎為火正若據春秋命厯序高陽氏傳二十世

三百五十歲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則更不相及矣禮月令正義案

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鄭依命厯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黎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

同猶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相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

以民事服注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然則顓

頊時之重黎與高辛時之犁不可溷而為一較然矣蓋為顓頊時司天地者則重黎其

官為帝嚳時火正者則犁其人而尙書偽孔傳又誤以高辛

氏命重黎後漢志援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黎及楚世家以

為帝嚳使犁誅共工不盡誅黎而以吳回為黎高誘注淮南

時則訓亦依是說然皆與內外傳互相齟齬正義雖辨之終不足以晰疑也

自小別至于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漢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桑欽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京相璠

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魏置安豐郡晉因之安豐其屬縣也在今霍丘縣西南與

固始縣接境霍丘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傳云淮汭在今之壽州案元豐九域志壽州壽春郡六安有霍山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析盛唐置霍山縣後漢書注漢安豐故城在縣西北唐書霍山縣有大別山鄭氏尙書注大

別在廬江安豐縣顏師古漢書注同案禹貢凡兩言大別皆

在荆揚分界處蓋大別居漢之下流而又夾漢淮之間巴決

二水發源於此決水則西注於淮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

縣南大別山俗名之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淮水又東逕
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是也巴水則東流注于江水經
注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與
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
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東流注于江
謂之巴口是也蓋漢水雖自江夏南入于江至彭蠡而始盛
故入江以後猶得與江并名所由春秋時豫章居巢之間皆
目爲漢水也禹貢云內方至于大別者特詳其導山所經之
地云過三澨至于大別者蓋漢水于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
注其流浸盛巴水逆之而其勢莫敵反引漢以退觸大別之
陂春秋時所由有漢淮之名也蓋漢旣入江行七百餘里復
截江而東匯彭蠡其力之大勢之壯泛溢于大別閒又无足

怪矣自杜氏誤讀南入于江以爲漢至大別南入江僞書傳
因之以爲在荊州界近程氏瑤田云荆揚二州分界處在彭
蠡而漢水卽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溷爲一流故於彭蠡下
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此說是矣若如杜說則漢水入江
後卽不復稱漢然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者漢與江與
經云江漢朝宗于海者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
也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今之嘉魚縣北南入于江沔
水與江合流乃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居巢今之無爲巢縣
地古巢國更證以二年傳云吳軍楚師於豫章遂圍巢又吳人見
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此傳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昭十三年注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此傳注豫章漢東江
北地名是杜本猶豫未決其誤在小視漢水矣豫章蓋江北

淮南之水與居巢淮汭相近猶刊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西

南注于江皆是

今江水於興國州北受刊水之注卽水經注江水又東逕下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

之與巴水皆在淮南江北之間然皆去江夏八九百里豈能遽至夏口而與

楚夾漢則此漢必在蕲春下雉之間

蕲春今之蕲州下雉今之興國州

不得

在江夏明矣更佐以桓八年傳云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此漢既入江猶得稱爲漢之確證故正義云江北淮南詩江

漢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

使循流而下正義云命將在江漢之上蓋在廬江左右江自

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引禹貢說漢至大別之南漢與

江合而東流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

州之境此說不爲謬妄然自夏口已江漢合流豈有異議孔

氏亦小誤耳必若杜氏及僞爲書傳者泥以漢之名不踰江

夏故釋例土地名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因解大

別在江夏之界而又不能實指其地土地名二別皆闕至唐李吉甫

始謬以水經注之古翼際山當之其後言地里者悉奉是說

以為確解於是兩漢諸儒之說皆棄如塵羹矣且並不尋繹

漢說何緣遠取安豐之大別而不云在江夏以上之故酈元

知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而不指之為大別豈前儒皆

疏而後人乃得其詳與蓋由謬合禹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為句禹貢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蓋經體之對文以南屬上讀誤矣遂不能不尋江夏以

內之山而指之為大別矣正義更妄指小別在大別東胡渭

辨以為當在西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自小別至于大別言

其師眾為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即據李吉甫以魯山為

大別則去汭川之小別已一百二十餘里舟師幾何而能為

長陳以橫接其閒乎蓋由執杜及僞書傳之說誤以漢爲漢

口且今漢水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翼際山後入江即魯山元

和志以爲大別與酈元引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

迴不相符卽巖壑變遷豈盡乖舛也蓋地說所云酈元亦以

爲不知所在然則翼際非古之大別益明矣審傳載吳楚合

軍之路不出漢淮之間始云舍舟于淮汭復云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則史皇謂子常速戰恐尹戍獨成其功

故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謂由江夏以舟師列陳乃濟漢

而泝巴水以至于大別之下兼欲乘閒以毀吳淮汭之舟耳

豈在夏口哉顧棟高知淮汭至夏口九百餘里而不能正杜

之譌復爲意必之說以佐成其誤何也

經史質疑錄

訂大別在安豐大隧直轅冥阨不在郟縣說

大別非夏口之翼際山聰咸曩辨左氏定四年杜注已條列漢
晉諸儒之說反復數千言而又繪圖如左破李吉甫元和志之
誤并抉發漢水自入江以後猶得與江漢并稱漢既入江而又
首受大別山巴水之注上徵毛詩禹貢下按鄭注尙書漢書地
志酈氏水經注已可以解千餘年之積惑矣金壇段氏以爲此
不特證明左氏兼能闡發尙書咸近時又以此事質之元和顧
明經廣圻特發凡語耳非詳列舊說也今見陽湖洪編修亮吉
有釋大別山一篇亦以是山在廬江安豐廣設十四證并取定
四年傳柏舉雍滋息郢皆歷以今地攷之實先獲我心矣然于
禹貢導漾節南入于江以後終不瞭然且以大隧直轅冥阨在
信陽此又明于大別柏舉之地勢而復闡於大隧三隘之道里

矣何也吉甫輩以大別不在安豐者以安豐去漢水已五百里
且其地又不濱江又無以攷其漢水之枝流遂不得不以夏口
之山當大別咸嘗曰不知漢水于入江以後猶得稱漢者不可
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漢水于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注
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受漢之巴水發源于大別
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入淮之決水亦發源於
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吳師自淮汭來者
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三隘之不在信陽者不可與
訂大別之在安豐也卽以今地攷之吳伐楚舟師必由震澤西
南沂大江今之蕪湖也又西入巢湖今之無爲洲及巢縣是也由巢
湖逕肥水路逕今之合肥而東而北而西乃達淮汭淮汭今之壽州境
也願司業已言之淮汭在大別之東大別在霍邱西南九十里壽州西

南至霍邱僅百里耳當逕今之鳳台而至霍邱柏舉又在大別之西南在湖

北麻城東六十里詳李吉甫元和志自大別以東巴水以西為吳楚用

兵之常道今霍邱縣西有窮水水經注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

楚救潛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決水即出於霍邱大別山東南

水經淮水注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在霍邱西南安

豐故城之西八十里此與窮谷皆在大別以東者也巴水則出

於大別山西北水經巴水注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

雩婁即今之霍邱西南地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今其源自霍

邱西南逕商城東南出麻城西南逕黃安東南黃岡西南而入

漢水此漢既入江第一枝流也漢水受巴而其流浸盛故漢之東岸沿江下歷黃岡而得巴水今之灑江猶得稱巴河也

吳師自豫章與楚夾漢必在是閒何也吳師自淮泗西南沿大別逕柏舉入大隧直轅冥阨始能與楚夾漢楚師必由郢都東

沿漢渡清發逕今之雲夢孝感黃陂始距吳師則與之夾者即此漢水之枝流案圖可稽理無可惑今之一統志乃以為巴水

之源出于蘄水縣之板石山流入黃岡境者蘄水北境之山東連麻城之木陵陰山以上接于大別蓋東北之山勢高於西南巴水發于大別直至麻城之西北始稱巨浸今之志以其源涓細難尋遂以蘄水北境之山當之失其實矣此巴水

以西首受漢水之枝流者也蓋大別北濱淮元豐九域志及明一統志云霍邱西

南有大別山北濱淮史河澧河俱入焉南通漢傳所云楚子軍于漢淮之間已詳左傳

杜辨及此年傳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可以徵吳楚用

兵之地不外今之霍邱固始商城麻城黃岡此三百里內為出

入之境實千古不可易之證矣吳自淮汭西南行百九十里而

至於大別又西南則必由今之商城南至於柏舉僅三十里又

西南趨漢則必由今商城之東南逕長嶺明一統志商城南有長嶺關松子

明一統志商城東南有松子關又西南趨今光州之陰山明一統志光州西南有陰山關出於

麻城東北之隘矣明一統志麻城東北有虎頭關又有陰山關此與商城接壤者也傳所云三隘城口當在

是閒明一統志麻城西北有木陵關又北有黃土關此與光州接境者也光州西南有北沙土門斗木嶺修善衝諸關與麻城

接境者也然吳自商城趨麻城不盡歷光州諸隘矣由此西南趨今之黃陂七十則逕巴

漢之西又西趨今之孝感六十又西趨雲夢十此澗水即傳所

云清發也詳水經注元凱解三隘但云漢東隘道高誘淮南地形篇

注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徐廣

曰或以為江夏鄖縣括地志又以冥阨為石城山在申州鍾山

縣東南二十一里高誘所云則在今之河南永寧縣距漢愈遠

徐氏以為江夏鄖縣者舊唐書地理志鍾山漢鄖縣地屬江夏

郡隋改鍾山縣羅山漢鄖縣地隋為羅山縣屬申州史記集解

及括地志所說皆指今之信陽州然徐氏猶疑而未決括地志

所指者以信陽州東南之石城山當之王伯厚所指者又以西

南之九里關當之九里關即黃峴關元豐九域志及明一統志

以黃峴關與應山西北之平靖關應山東北之武陽關為義陽

三關也然皆意必之說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
 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柏舉在
 麻城之東舍漢而就其地則必出于今之陰山虎頭諸隘道乃
 能達於龜頭山之下也若如洪君所據王伯厚冥阨在信陽軍
 東南五十里之說則當子常濟漢轉戰之時吳師反渡巴水而
 北出今之應山以抵於信陽之黃峴關又東趨今之羅山又東
 逕今之光山又渡黃水而後至今之光州又東南乃至于大別
 有是情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且司馬既濟漢即渡巴水吳師已
 如墨子所云出于冥阨之徑矣則吳師必屯于大別之左右故
 子常徑出陰山諸隘道如其路而伐之乃得由今之麻城東北
 趨霍邱此道里之最徑直者若出信陽是吳舍陰山諸隘僅經
 九十里即東得大別而不出乃由信陽而東趨光州迂迴幾經

六百里始至于霍邱之大別不自敞乎是又說之必不可通者

也柏舉之戰楚師既奔則必仍返陰山諸隘而西南趨今之黃

陂以至于清發明一統志黃陂北境有白沙關即麻城五關之一若入信陽是楚師復

從柏舉之東又繞道西由今之固始光州光山羅山乃南入信

陽之隘而舍麻城至黃陂七十里之近有是理乎是又說之必

不可通者也即以三隘為即信陽之黃峴關則墨子所云出于

冥阨戰于柏舉柏舉當在信陽以北三隘之外矣乃與墨子出

字之說方合洪君既據元和志柏舉在麻城東又以圖經所云

舉水出黃蘗山為即龜頭山歷證大別至柏舉之道斯近之矣

而又疑柏舉當在黃隨左右然則吳師既西出信陽之險而猶

能戰于信陽之南黃隨之左右乎是為信陽之地所鞣韜又其

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今以大別在霍邱道里計之淮汭西南至

霍邱百里霍邱西南至大別九十里大別西南至柏舉三十里
不必西取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經五百里而始至信陽之
隘道而後東南趨于麻城柏舉也以柏舉在麻城東道里計之
大別西走商城則三十里商城南走麻城七十里中必取徑于
麻城東北之陰山諸隘今之霍邱固始行人皆由此爲黃陂孝
感之衢路更不必西取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入信陽之隘
而後經應山經孝感經黃陂而始達漢水也更以信陽之隘細
籌之如司馬戍之計欲使子常距吳師不令渡漢是時吳蓋已
與楚師夾漢水已乃東趨淮汭旣毀舟則還塞三隘司馬蓋欲
絕其去路耳而謂於信陽之隘道拒其出獨不慮其于麻城東
北諸關已悄然徑去邪且司馬云子濟漢而伐我自後擊之歸
自淮汭而出於吳師之後則必西南趨霍邱以出于大別之東

北乃所謂自後擊之也若西走信陽之隘而後擊吳則吳已出
東北陰山諸隘矣司馬戍奚從擊其後邪戍走淮汭必北渡淮
而東逕息息今之光州息縣也當由今之正陽東南又東趨汝
口又東北至潁尾又東南乃達于淮汭當司馬聞子常旣敗之
時吳已深入清發矣司馬能不自息渡淮北逕走今光山之木
陵北沙土門斗木諸隘而直達于今之麻城西南以趨于清發
而必待西南取徑于二百里外信陽之隘始南達于清發乎此
吳師不必出入于信陽之隘審矣吳從楚旣濟澨水必西南趨
郢都當由今之雲夢縣西南渡澨水邪趨應城之西南以出京
山之南而後南達于郢洪君以蔡仲默所指京山界內之汭水
爲三澨者謂卽雍澨今以道路求之自不爲違戾然不考于水
經巴決之源斷以左氏漢淮之證而徒資于班書鄭注能令人

不疑乎

徐先生璈

徐璈字六驥號樗亭桐城人嘉慶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後以迎養乞改官浙江知壽昌臨海縣事官京師時墨莊先生嘗兩爲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先後同祀者有郝蘭皋朱蘭坡洪孟慈馬元伯胡竹村陳石士陳碩甫錢衍石張彥惟魏默深多績學之士而先生皆與焉生平邃於經術著有詩廣詁三十

卷樗亭詩文集若干卷

參史傳 胡培
翬研六室文鈔

詩經廣詁例言

史記漢興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漢書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又有毛公之學河間

獻王好之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者蓋三家之起訖如此自唐貞觀中孔氏等專宗毛鄭爲正義而三家絕響宋淳熙中朱文公排斥小序爲集傳而傳箋亦幾度閣其掇古義于羣書存三家之梗槩者則自深寧王氏始也王厚齋旣輯詩攷至本朝會稽范氏家相撰三家詩拾遺近高郵宋氏繇初又別出之爲韓內傳徵凡非專家之說不與焉吳郡余氏蕭客撰古經解鉤沈近金谿王氏暮又別出之爲漢魏經翼凡非專門之經不與焉愚謂隋唐以前說詩之言見諸簡冊者雖未著爲何家之傳誰氏之學要其根荄萌芽多本于三家之指趣今之採輯較諸王余范宋之書蓋增益十之六七或與毛衛異趣或與鄭孔殊途或韓魯已有主名或申齊未著明證顏曰廣詁取諸昔人詩無達詁之義庶以備解頤者之一隅

耳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六

五

漢人如劉子政之世習魯詩匡稚圭之專師齊學皆有明文故
 王氏范氏徑目之為齊詩魯詩後此如班孟堅云說詩者魯為
 近之漢書義似多出魯鄭康成云註記傳時未學毛詩三禮註
 與箋異者多兼出韓魯章懷李善小顏陸德明其時韓書未亡
 兩漢文選釋文註義多出韓許叔重本傳未云習何家詩凡說
 文所引一章數義一字數解者蓋並存三家不專彼是也外此
 若三伏伏黯伏恭伏理二許許生許晏撰單宗獨派者已無片
 義而焦贛賈生揚子雲桓寬高誘王潛夫何休蔡邕王叔師趙
 臺卿韋曜酈善長杜元凱賈公彥楊倞之倫時時稱述古義今
 幸留于甲乙部書可以採輯者無慮百餘家要未能悉其師承
 亦不敢強定流派也其內外傳荀子孔叢呂覽周秦人之書又

爲三家之所自出今故備錄于卷趙宋以後說詩家暨鄙見所
及有與舊詁相證發者附註于下都成一編以爲讀傳箋者支
別云爾

宋元至本朝說詩家如李氏樛黃氏標之集解范氏處義之補
傳呂氏祖謙之讀詩記嚴氏粲之詩緝何氏楷之世本古義錢
氏澄之之田閒詩學陳氏啟源之稽古編姜氏炳章之詩序廣
義惠氏棟之九經古義要能根柢古笈推闡前言外此各家撰
述列在書錄可供展讀者尙百餘家大抵議論雖稠見聞較狹
若豐坊之申培說端木傳則假託古人鑿空杜撰作僞之咎不
容追也今咸參校諸家證其來徑凡所採錄諸目亦皆瀏覽本
書隨時刺取著其篇卷但佳本難備不無焉魯目力有限挂脫
仍多質之大雅尙其匡諸

朱子序讀詩記云唐初諸儒作爲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不出毛鄭二氏之區域愚謂疏家冗曠誠如所譏然自集傳以後元明儒者專宗紫陽依文衍義取盈卷軸說經鏗鏗又類帖括矣呂氏所云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而亦有衍說之害蓋說益詳而意味益淺也今所輯錄要自正義以前惟明引詩文從而訓釋之詞雖單文隻義隨在廣取咸可引伸又左氏傳曰賦詩斷章予取所求焉觀內外傳及周漢諸子之賦詩見志于興觀羣怨之旨別有啟發唐成伯瑜毛詩斷章二卷今已無傳茲故備錄之于詁解之後其羣籍徵引有文異而義仍同亦有字異而義因以別者傳寫授受各有師承並附列之以備參稽至于宋元以來傳箋集傳異趣殊途世之儒者借指喻馬屈丹伸赤徹帚之擁輒欲懸旌偏垣之明詔爲通照辨辭盈衍經義榛

蕪良無取焉

詩詁綱領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大略

又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勸學篇

莊子曰詩以道志樂以道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

也御覽六百九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

邦家也毛詩指說

陸賈曰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新語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春秋繁露精華篇

揚雄曰說志者莫辨乎詩

法言

劉向日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

說苑奉使篇

淮南子曰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

者詩之風也

秦族訓

司馬遷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史記自序

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

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史記

又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樂上

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

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

同上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御覽六百九

翼奉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

張晏曰五行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

靜行仁甲乙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六情更廢興

張晏曰六情廉貞寬卞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

觀性以厯觀情以律

漢書本傳

又曰詩有五際 應劭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 孟康

注詩內傳曰五際卯午酉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

有更改之政也

漢書本傳 詩緯推度災日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 御

覽六 百九

龔遂曰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

漢書本傳

王褒曰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文選講 德論

班固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於鄰國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

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漢書藝文志

又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訟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

歌

鄭興曰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

周官注

趙歧曰孟子之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

詩也

孟子題詞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經立義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辰時

維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詩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

楚詞章句序

魏文帝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作者不虛

其辭受者必當其實

藝文類聚十六

杜預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

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

左傳隱公元年注

袁宏曰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雖

大致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容辭不滯風軌德音為世

作範不可廢也

三國名臣序贊

摯虞曰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

文章流別

又曰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

之指須事以明之

又曰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鍾鏐

曰因物喻志比也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直書其事盡言寫物賦也

梁本傳

又曰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

角何以穿我屋之類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

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泐酌彼行潦挹彼注

茲之屬是也

正義曰詩二字者祈父肇禮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七字者尚之以瓊華乎而如彼

築室于道謀之類也八字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也

左思曰詩有六義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

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

文選三都賦序

傅咸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

遠陳之若肆研之益隱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御覽五百九十九

蘇子曰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

御覽六百二十九按蘇子未詳何時人附著於此

楊泉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悟聞詩之義

物理論

太平御覽

劉勰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

符焉爾

文心雕龍

又曰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
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
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杲杲爲日出之容濛濛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
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
奪乎

又曰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
於事故金錫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
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

蕭子雲曰殷頌周雅稱美則一而復各述時事

梁書本傳

顏之推曰北面事親別舅擗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北山

之悲皆大失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嚴可均曰北山當作桓山見說苑辨物篇桓一作完

王通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文中子

又曰詩失于齊魯 又曰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薛收曰詩者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

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文中子

徐堅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焉故

詩作初學記

劉知幾曰國有否泰世有隆汙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那

之頌驗有殷方興歌魚藻之什知宗周將殞史通

成伯璵曰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

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毛詩指說

又曰詩有重章共述一事采蘋是也一事而有數章甘棠是也

首章同而未異東山是也首章異而未同漢廣是也

賈公彥曰關雎二南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

故謂房中之樂

周禮疏

又曰太師諷誦詩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同上

鄭覃曰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爲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爲世規

舊唐書本傳

胡先生世琦

胡世琦字瑋臣號玉鏹涇縣人少時爲文倣不羈未弱冠補縣學生年二十舉於鄉以謄錄給事史館例得就官知縣不赴銓嘉慶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山東費縣知縣歷攝沂水曹縣事治績有聲緣事墨吏議罷歸與墨莊居近唱酬稠疊而於朱蘭坡尤相契道光十九年卒年五十有五先生銳意根柢之學並時魁傑如姚姬傳凌次仲洪稚存段茂堂諸先生悉

與講議而推許之嘗以儀禮喪服小功章駁難程易疇足徵記者三條一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姪丈夫婦人報舊讀丈夫婦人報統承爲眾昆弟姪而言鄭注斷爲兩節單承姪釋之一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舊讀昆弟二字下屬鄭注上而同之一曰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大夫之妾建首連下兩爲字鄭注以君之庶子斷句移下傳何以大功也數語於此經之下易疇必欲從舊讀而先生專主鄭君意以鄭君集大成三禮彌粹宜深繹其義非挾己見而務爭也又嘗闡明禹貢地理彙眾說之歧期歸於當彙佚不傳所著有小爾雅疏證及遺文

若干卷

參朱珔撰傳

文集

論學

夫學必究其原也斯以殫吾力必窮其流也斯以徵吾識不明乎此而逐逐於一世之趨向一人之好惡雖終其身爲之而有得吾未見其久也矧亦未必得乎蓋自三代以上古人之所爲小節小義大節大義者不逐物以喪志亦不憑虛以研理學術之根原亦學運之純備也秦火一燔斯文失墜西京舉焉而偏東京全焉而雜十四博士之置各守師說互相主奴自鄭服大儒出破專門名家之習萃六經七緯之旨論譎成書粲然大備延及有唐義益求詳詞益求富敢於疑經不敢於疑注承漢代之末流而其弊至此此所以適授宋儒以口舌之柄也宋儒輩出舉而空之略棄前詁折衷已見於是向之南北授受者變而爲伊洛淵源矣向之經師論說者變而爲程朱語錄矣當其時

惟東萊最淵雅而作史者入東萊於儒林別立道學之目自儒林道學判而三代以來之學術從此分途矣夫朱子之於學非不淹貫百家也朱子之於論學非不格致並進也其於窮理以求其是者適以矯唐人株守之弊耳而其時弊愈甚何則自十四博士後師學之異同尙未顯立門戶也而道學異同之辨門戶角立亦可知漢以後之學覈諸實所以束縛天下人之聰明耳目一有所據依而不敢放言極論故其弊較遲宋以後之學淪於虛所以廢頓天下人之聰明耳目而任意高談無所顧忌故其弊更速也老子之言曰域中有四大曰天曰地曰道曰王荀子之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夫儒而不通四大不可爲學學而不通三才不可謂儒道學儒林強生分別漫無實是此適足以見學宋人之學者不通訓詁之實驗也今之學者又異是矣

矯明季講學之餘風而務求實學不惟不爲宋學也且欲越唐而六朝而魏而上之言易則荀虞焉言書則馬鄭焉言詩則毛鄭焉言春秋則賈服焉譬之入山者必陟乎昆侖探河者必溯乎于闐而下此之威夷遷轉沿緣升降之故俱可得而覩已然而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主於能創爲所爲於舉世皆爲之後則期於善守彼世之號宏通馳名譽者或輯存前人所不存之書或講求今人所不求之學甚或竊漢人之古義而輕詆先儒挾許氏之一編而妄疑經義彼曰孔傳古文之僞此亦曰僞也彼曰集傳淫犇之非此亦曰非也彼曰王弼傳易專尙虛無此亦曰虛無則異端矣彼曰杜預注左時生穿鑿此亦曰穿鑿則曲義矣究其所學原未卽訓詁以求義理之所歸而一唱百和隨聲是非其可哉其可哉然則如之何曰漢學之昌明猶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八
三十一
中天之景運也其唐宋諸儒之學之迭相盛衰猶三代忠質文
之循環而終始也忠質文同歸於弊而不可以議三代之始主
唐宋之學亦同歸於弊而不可以沒數大儒之苦心惟祭川必
先乎原取法必宗乎上爲漢人之所學而防唐人之流弊始於
一勺終於不測庶不使講空虛無用者之終得以反其道而行
之哉